



1586
16



門八遠
號 1586
卷 17

第六十九回

此則特與金蓮出身處說報應。則西門之因果不問可知矣。



夫本桂兒西門之表子也。乃王三官私之。其氣固不必言。今忽得一人指引。即無林氏。已有差人拿訪之。勢况乎林氏囑之。爲一舉而兩得乎。此西門一生快意事也。夫快意至此。其爲願已足。宜乎死期迫之矣。末我伯爵又爲十弟兄一描。林太太之敗壞家風。乃一入門一對聯寫出之。真是
一針見血之筆。

月兒寵而李桂姐疎。又遙與瓶兒金蓮相映。
林氏以告引誘三官之人爲由。以通西門。然則三官
賣了母。林氏又賣了子也。西門之假子。自應此等人
做。
西門通林氏。使不先壓倒王三官。則必不能再調。且
必不能林氏請過去。西門請過來。今看他止借林氏
借話。便一過入王三官求情。則三官不折自倒。而一
在林氏與西門。停眠整宿矣。齊家必先修身。信然。
未寫與桂姐疎淡。却是月兒告西門。引入林氏之本
意。西門在其局中矣。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詞曰

香烟裊羅幃。錦帳風光好。風光好。金釵斜亸鳳顛
鴛倒。恍疑身在蓬萊島。邂逅相逢緣不小。緣不
小。最開懷處蛾眉淡掃。

右調憶秦娥

話說玳安同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裡進去。
稟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
來。小客位內坐下。玳安道。文嫂兒叫了來。在外邊伺候。西

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上掀開暖簾進入裡面向
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
有西門慶道你如今歇在那里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
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
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
傍邊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
外伺候只玳安見影在簾兒外邊听又大書西門慶因問
你常在那几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
衛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說出許多却不
是這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昭宣府裡不認的文嫂道是小

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當照顧我的花翠便道三
門慶道你既相好我有椿事兒央及你休要阻了我向袖
內取出五兩一定銀子與他情和他說如此這般你怎
的尋個方兒把他太太吊在那里太太下從未連吊在
我會他會見我還謝你那文嫂听了哈那里四字太太不堪笑道是誰對爹
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
的影兒我怎得不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
屬猪三十五些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像三十些
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太太有營生奇矣管好不幹的細密
就是往那里去許多伴當跟隨逕路兒來逕路兒去三老

爹在外爲人做人，爲人做人如此可嘆。魯莊公惡得無罪哉他怎在人家落脚，這個人傳的訛了，倒是他家裡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若是小媳婦那裏，窄門窄戶，敢招惹這個事，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便是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綉段，你穿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有也。怎的上人着眼，覷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說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妙，我這裡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裡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廝去了，文嫂

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你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御繇兒隔牆掠篩箕，還不知仰着合着哩。一撇于是出門，騎上馱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冠冕着，同往府裡，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裡吃酒去了。直到掌灯已後，纔來家。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細至後晌時分，走到王宣府宅裡，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這兩日不來看我？文嫂便把家中會茶，趕臘月，要往

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即以此入利口可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

不去罷了。文嫂見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經帶進香去罷。

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

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了，鬟拿茶來吃了。這文嫂

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又有一兩夜沒

回家，只在裡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只眠花臥柳，把

花枝般媳婦兒，去在房裡，通不顧如何是好。文嫂又問三

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裡，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

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

散了這夥人，三爹放心，也再不進院去了。漸七說入矣太太容

小媳婦便敢說，不容便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道

兒我不依你來。補出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

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

放官吏債，開四五處舖面，段子舖、生藥舖、紬絹舖、絨線舖，

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駁

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衛

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

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此處將西門財勢一總身。邊除了

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為繼室，只

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

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一
二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藥養龜
慣調風情又將色字一總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鞠打毬無所不
曉諸子百家折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
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相基非淺盡罵又見三爹在
武學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好來的昨日聞
知太太貴誕在邇又四海納賢藉蘊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
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
太討个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太太不但結識他來往
相交只央漁他把這干人斷開了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戶

反說

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模亂情實已

便向文嫂兒計較道計較

人生面不熟怎好遽然相見文

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央漁他要到提
刑院遞狀告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請老爹來私下先會
一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
等候這文嫂計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走來西門
慶宅內西門慶正在對門書院內坐的忽玳安報文嫂來
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令左右放下簾見良久文嫂
進入裡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來了走的又妙文嫂
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結識官開

又怎的仗義疎財，風流博浪，說得他于肯萬肯，約定明日
晚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爲繇，暗中
相會。西門慶听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紬段賞
他。又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街上人靜時，
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門一笑後他後門傍二後門，門有住住房
的段媽。故用段媽也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
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
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
拜辭出門，又回林氏話去了。寫出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
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

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酒畢，
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几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
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
色朦朧。有月兒在然則月兒益十帶着眼紗，繇大街掠過
逕穿到扁食巷王昭宣府後門來。那時總上燈，一回街上
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把馬勒住。後門令玳
安先彈段媽七家門，原來這媽七就住着王招宣家後房，
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後門關門閉戶，但有入港，
在他家落腳，做窩。文嫂在他屋裡，聽見彈門，彈連忙開門，
開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裡。後門等的西門慶下了

馬除去眼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又
對門西首房簷下，那裡等候。玳安便在段媽七屋裡存身。一
路寫得隱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開了。後
僻之至上了拴絲夾道進內，道轉過一層羣房。羣房就是太太住
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便門却是三這文嫂輕
敲七門環兒，原來有個听頭少頃，見一了鬟出來開了双
扉。文嫂道：「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只見裡面灯燭荧
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潁陽郡王王景崇的影
身圖。」可穿着大紅團袖蟒衣，玉帶虎皮校椅坐着，觀看兵
書。看若閔王之像，只是髯鬚短些。一筆迎門，朱紅匾上寫

看節義堂三字。二兩壁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祖宗

如此可報國勲功並斗山。三筆用三大筆突然寫來。西門

慶正觀看之間，只听得門簾上鈴兒响。細極是市井暴發

像文嫂從裡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

老太七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纔稟過

太七知道了，不想林氏悄七從房門簾裡望外觀看。先見

西門慶身材凜七，一表人物，頭戴白段忠靖冠。又映

暖耳，身穿紫羊絨鶴襪，脚下粉底皂靴，就是個

富而多詐奸邪輩。壓善欺良，酒色徒。

林氏一見，滿心歡喜，因悄七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

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
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人兒他老人家你
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鶴鶉也是個快鬧的這婆娘听了越
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出婦人道我羞吞上怎好
出去請他進來見罷進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
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子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
但見簾幙垂紅毡毹鋪地麝蘭香霽氣暖如春綉楊則斗
帳雲橫錦屏則軒轅月映寫尺房中不是婦人頭上戴着
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袖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
段子鶴髮大紅宮錦寬闊裙子老鶴白綾高底鞋兒就是

寫尺房中不是婦人頭上戴着
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袖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
段子鶴髮大紅宮錦寬闊裙子老鶴白綾高底鞋兒就是

雲濃脂膩黛痕長

進步輕移蘭麝香

醉後情深歸綉帳

始知太太不尋常

西門慶一見便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
氏道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
婦人亦叙禮相还拜畢西門慶正而椅子上坐了林氏就
往下边梳背炕沿斜命相陪文嫂又早把前边儀門閉上
了儀門再無一個僕人在後边三公子那边角門也關了
角門開了一路寫一個小丫鬟名喚芙蓉拿茶上來林氏
陪西門慶吃了茶文嫂就在傍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執掌

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庄事兒未知老爹可依
允不依開場未有央人榜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
分付林氏道却用林氏接說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招
宜不幸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
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年幼失學外邊有幾個奸詐
不良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飄酒把家事都失了儿次欲
待要往公門訴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自說今
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大
人千萬留情把這千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
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實出大人再造之恩身感激不淺

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請家乃世代簪
纓先朝將相令郎既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
意听信遊食所哄留連花酒實出少年所為太太既分付
學生到衙門裡即時把這千人處分懲治庶可杜絕將來
這婦人听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
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一句合體說話之
間彼此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嫂放桌兒擺上酒來西
門慶故意辞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送禮來如何反承
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没作整備寒天
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言贊露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

釀玉盞貯佳餚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道我當先
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且不消遞太
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
祝壽就是了便引入西門慶道呵呀早時你說今日是初
九差六日我在下已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
敢動勞大人須與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美味佳餚傍邊
銀燭高燈下邊金爐添火交杯一盞行令猜枚笑兩嘲雲
酒爲色胆看七飲至蓮漏已沉窸月劍影之際又映一雙
竹葉穿心兩個芳情已動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
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捏腕
之際挨肩擦膀之間初時戲接粉頰婦人則笑而不言次
後款啓朱唇反是婦人啓唇西門慶則舌吐其口嗚咽有聲笑語
密切婦人於是自掩房門解衣鬆珮微開錦帳輕展綉衾
鴛鴦枕風香薰被相挨玉体抱接酥胸一路用錦綉語
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邊又
服了梵僧藥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反是婦人先摸西門慶亦摸
其牝戶彼此欢欣情興如大展猿臂不查蝶浪蜂狂蹀玉
腿那个羞雲怯雨正是

縱橫慣使風流陣

那管牀頭墮玉釵

西門慶當下竭平生本重將婦人儘力盤桓了一場造孽者只

此授正
謝

高低力纏至更深天氣方纔精泄婦人則髮亂釵橫花憔悴
二字 柳困四字不堪兩個並頭交股接抱片時起來穿衣婦人款別
銀灯開了房門照鏡整容呼了鬟捧水淨手復飲香醪再
勸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
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
門首回去了繳角文嫂先開後門繳後呼喚玳安琴童牽
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
霜氣萬籟無声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
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所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分付如
此這般王招宣府裡三公子看有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

何人家行走即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
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
不關他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
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木偶
必該治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當日即查訪出各
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
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實念小張開壽鐵兒向三
子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泰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
把李桂姐泰玉芝兒并老孫祝實念名字都抹了分付這
小張開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裡來

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听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可知上同一喝之妙，都埋伏在房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鬪聶鉞于寬白圓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實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三官藏在李桂姐床底下，不敢出來。又是丁二官旧套桂姐一家，說的是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裏的人。亂央人打听實信，王三官懸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揚子又恐怕東京下來拿人到五更時分，攙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張間等拿在听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晨，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陞所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

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响聲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裏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姑從輕，責你這几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裡，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扒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退所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里書來說，衙門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夏龍溪一過事今日會又在隱約之間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峯那里。特典杏老景一捕打听打听消息去。他那里臨京近西門慶道長官所見甚明，即喚走差的上來，分付與你五錢銀子盤纏。

卽拿俺兩個拜帖，到懷慶府提刑林千戶老爹那裡，打呀
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呀
的實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結束行裝，討
了匹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總起身回家，却說小張聞善
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思想，更不料今日受這
場虧，是那里藥線互相埋怨，小張聞道，莫不還是東京那
里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里消息，怎肯輕饒，素放
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
見一日就說道：你每都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已定是西
門官府和二官兒上氣，喚請他表子，故拿俺每煞氣，正是
龍鬪虎傷，苦了小猓，小張聞道，列位倒罷了，只是苦了我
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每頂缸，于寬道：你
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
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聞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
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妻子，他肯拿來
也休怪人，是俺每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裡，總夏老爹怎生
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出情弊來了，如今往李桂
姐家尋王三官去，白爲他打了這一屁股，廢來不成，便罷
了，就問他要几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于是
逕入拘欄，見李桂姐家門關的，鉄桶相似，如回了半天了

頭隔門問是誰。小張開道：是俺。每尋三官兒說話了頭回。
說如他從那日半夜就回家去了，不在這裡。無人在家中，
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內，逕入他客位
裡坐下。王三官所見衆人來尋他，說得躲在房裡，不敢出
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兒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
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里去了？叫不將來，千寬道實和
你說了罷。休推睡裡夢裡。剛纔提刑院打了俺，每押將出
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撻起腿來與永定，教他
進裡面去說爲你打俺，每有甚要緊一個，也都倘在擔上。
那王三官竟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

兒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
得來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得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
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每畧等他等委的在
庄上不在家了。我這裡使小廝叫他去。小張開道：老太太
快使人請他來。這個癩子終要出膿，只顧膿着不是事。俺
每爲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剛纔老爹分付押出俺，每來要
他上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听
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衆人吃。王三官說的鬼也似，
逼他娘尋人情。笑可直到至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
只認的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

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西門提刑也罷，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也不肯來。淫婦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林氏便使永定兒，悄悄上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一声，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及說個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嬌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几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媽，你救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几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我怎去

得。文嫂只把眼看他娘。如他娘道：也罷，你便替他說。上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申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央免他，等我在傍再說。官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見今他衆人在前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後門又出西門，從此人三官家三官亦從此至西門家，奇絕，他就便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所，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稟列位哥哥，每本等三叔往庄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每畧坐，上兒吃

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遇
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何屬大家只要畱了事上
司差派不繇自己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衆人
听了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說恁句
有南北的話兒俺每也不急的要不的執殺法兒只回不
在家莫不俺每自做出來的事你恁帶累俺每吃官捧上
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大替你不成卿等正爲
替吃酒肉
惹出文媽你是曉道理的你出來俺每还透個路兒與你
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上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
每這事情也要消繳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

了文嫂兒道哥每說的是你每畱坐坐見我對太太說安
排些酒飯兒管待你每你每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人都
道还是我的文媽知人苦辣不瞞文媽說俺每從衙門裡
打出來黃湯兒也沒曾嚐着哩這文嫂走到後边一力攙
掇打了一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猪羊牛肉各切
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边大酒大肉吃着
這王二官僞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上
從後門出來後門步行徑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
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總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話說
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哥哥累你替他稟稟去連忙問王

三官要了一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春晚生七宗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回了回話然後纔開大廳桶子門西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西門慶頭戴忠靖中便衣出來迎接見王三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裝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寫出於人之態慌的王三官向前攔住道尊伯尊便小姪敢來拜瀆豈敢動勞至所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小

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護起來受了兩禮西門慶讓坐王三官又讓了一回然後挪座免糾僉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向西門慶說道小姪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座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害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誠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派之臣寬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耻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之日實再生之幸也啣結圖報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開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裡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他說

老伯衙門中責罰了他，押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在家百般辱罵，喧嚷索詐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特來老伯這裡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此理！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里去攪擾把禮帖還與王三官收了道賢契，請回我且不留你坐，如今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姪容當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藝服不好送的。画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眼紗，小廝跟隨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分付休要驚動他。我這差人拿去，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

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裡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辭分說，都拿了帶上帽子，說得眾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的好事，把俺每穩住在家，倒把鋤頭反弄俺每來了。」那個節級排軍罵道：「你這廝還胡說當的甚麼？」各人到老爹跟前，哀告討你那命，是正經小張閒道：「大爺教道的是。」可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并平安兒都張着手兒要錢。可絕替他稟眾人，不免脫下褶兒，并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纔說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所前。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你，你如

何指稱我衙門往他家誦詐去實說詐了多少錢若不說
令左右拿搜子與我着實搜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
排軍登時拿了五六把新搜子來伺候小張閒等只顧叩
頭哀告道小的每並沒誦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
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們小的每並
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些光棍
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恨既不肯實供都與我
帶了衙門裡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一齊哀
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每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
了依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裡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
救西門慶道我把你這起光棍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
務要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
拿到我衙門里來都活打死了喝令抄出去衆人得了個
性命往外飛跑正是

敲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是那個王三
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
船塢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
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噴道一向只哄着我心事暢然而來不想有
個底脚裏人兒又告我說教我差幹事的拏了這千人到

衙門裏都夾打了，不想這千人又到他家裏，嚷賴指望要許他几兩銀子，只說衙門中要他，七從沒見官慌了，央支嫂兒拿五十兩札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又拿了來，扎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人家倒運，偏生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作者做林氏三官本意你家祖父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見入武學，放着那名兒不幹，家中去着花枝般媳婦兒，不去理論。即如何知又與審幹二說愛姐一樣漏空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裏嫖，今年不上二十三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乳老鴉笑話，猪兒足原來，灯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裡水，無所不爲，清繫了些甚麼兒。

還要禁人，几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正擺上飯來吃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分付請書房裡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厨上書房門，伯爵進裏面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声喏畢，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家，怎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我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途，差人東京打听消息。我比你每閒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亦有伯爵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把小張閒他，每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裡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裡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

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才誰對你說來，你敢錯听了，敢不是我衙門裡？」妙敢是周守備府裡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裡管這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京中提人。」反問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說得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說得睡倒了，還沒曾起炕兒，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听方知是提刑院拿人。」西門慶道：「我連目不進衙門，並沒知道。」李桂兒既賭過誓，不接他，隨他拿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妙如見其伯爵見西門慶，進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二句是伯爵後今日他告我，說我瞞知

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捕衙門，有個走脫了，此是哥打着綿羊駒騾，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都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都沒起了事情，許一不許二。為自己地也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几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依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若明逞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總是奉承几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脚裡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切端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

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桂兒、秦玉芝名字都抹了，只拿幾個光棍來打了。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他？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望誣詐他几兩銀子，不想剛纔王三官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又差人把那几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眾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声稱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致謝我去。伯爵失驚道：有何可驚見招宣，府不容易如此也。真個他來和哥

話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寫其喜極那王經向房子裡取出拜帖，上面寫着眷晚坐，王三官頓首百拜。伯爵見了，極口稱贊道：哥，的所算神妙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每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机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暗，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裡。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見他。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分付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家。十兄弟又冷去二个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月兒本意就疎淡了。正是

昨夜浣花溪上雨

綠楊芳草爲何人

第七十四回

甚矣夫作書者必大不得于時勢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國家何以見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歷叙運良擊之嘗無謂諸奸臣之貪位慕祿以一發胸中之恨也。

又入何太監何求壽見何者不可苟延歲月而必以財色速之也。夏延齡何求壽又特爲西門下針砭也。夏延齡實始終金蓮者也。蓋言蓮茂于夏而龍溪有水可以栽蓮。今夏已去而河空流雖故趾猶存韶光不是眼見芳菲全歇。惟殘枝敗葉搖漾秋風支持霜。

雪耳。故賁四嫂必姓葉而帶水以戰情郎。且東京一
回之後。惟踏雪訪月。而葉落空林。景物蕭條。是又有
賁四嫂林太太等事也。此處于瓶兒新死。卽寫夏大
人之去。言金蓮之不久也。用筆如此。早瞞過千古看
官。我今日觀之。乃知是一部羣芳譜之寓言耳。

接連二本。又與曾御史與蔡京本相映。

太監引酌。又幾乎排擠翟管家矣。看其用筆處。自見
此回寫一太尉夾叙衆官。止竟金貂滿紙。却不一犯
手重複。又止竟滿紙奸險不堪。入目之態。宋末固應
如此。寫出太尉獨謝何求壽之禮。則太監之勢可知。

則西門附太監之榮。又可知。總是以容形主也。

寫西門自加官至此。深淺皆見。又熱鬧已極。蓋市井
至此。其福已不足當之矣。

此回寫諸官員。真有花園錦簇之妙。

第七十四

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叅太尉

詩曰

帝曰簡才能

旌賢在股肱

文章体一变

礼樂道逾弘

芸閣英華入

賓門鸛鷺登

恩筵過所望

聖澤實超恒

○寫○月○兒○摠○爲○此○一○句○△○後○有○月○無○花○△卷其○△第○何○如
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戶處打听消息林千戶將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所頁

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覲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畧
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疾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
金吾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
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內
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各挨次格從公舉劾、
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
遵奉舊例、委的本官殫力致忠、公于考覈、皆出聞見之
實、而無偏執之私、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無容臣等再

喙、但恩成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体照例、
行等因、續奉欽依、擬行

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
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宜加獎
勵、以冀甄陞、可備鹵簿之選者也、貼刑副千戶西門慶、
才幹有為、精察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
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索、何延入來司法令而
齊民、果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戶所
正千戶林承勳、年清優學、占藉武科、繼祖職、抱負不凡、
提刑獄詳、明有法、可加獎勵、簡任者也、虛陪一副千戶

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伍，猶有可觀。今任理刑，罹軟尤甚，宜罷黜革任者也。去者反謝恩，可痛可痛。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陞指揮，管鹵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如于是又展開工部工宗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屈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渥典，以蘇民困，以廣聖澤。事可奉

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奠安良嶽，以承天眷，朕心嘉悅。你每既效有勤勞，副朕事道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着行蠲免今年田租之

半，所毀塌闢着部裡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即行修理。元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煒、鄭居中、高俅、輔弼朕躬，直贊內庭，勲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國太子太師，王煒太傅，鄭居中高俅太保，各賞銀五十兩，四表禮。蔡京還蔭一子為殿中監，國師林靈素佐國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謀畧，實與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內，賜號玉真教主。加淵澄神妙，廣德真人，金門羽客，達靈神妙先生。朱勛黃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嘉，勛加太傅兼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蔭一子為金吾衛

正千戶內侍李彥陪孟昌齡陪員祥陪何沂主藍從願陪四陪唐陪又是藍氏之叔然則亦主也着直延福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帶仍蔭弟姪一人為副千戶俱見任營事禮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攄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段二表禮以上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濛陞太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祇迎神運千戶魏承勳徐相楊廷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此一人田九臯等各陞

一級以上外賤內侍宋推等營將王佑等俱各賞銀十兩所官薛顯忠等各賞銀五兩枝尉昌王等以上內緝一二正侍之首

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回家後响時分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請書十一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少可畏聲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欢喜以為其妻指日在于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照會晚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赴冬節見朝謝恩毋得違慢取罪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各人到家即收拾行裝備辦費見禮物約早晚起程西門慶

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他回王三官，我今日不得來赴席。要上京見朝謝恩，去文嫂連忙去回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容回來，潔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來分付，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于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匹小馬，打點裝鞍，裝轎馬，掛軍抬扛。詳夏提刑便是夏壽跟隨。兩家共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趲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正是

意急款搖青帳幕

心忙敲碎紫絲鞭

話說一日，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西門慶主意要往報國寺下火。點相夏提刑不肯，堅執要往他親眷崔中書家，拔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即出迎接。至所叙禮相見，與夏提刑道及寒溫契闊之情，坐下茶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西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名閑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協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恒多，不勝感激。」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便不見相知。」

了。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是名分使然，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分付童僕放桌擺飯，無非是菓酌餚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家宿歇，不題。」一段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內閣，还未出來，府前官吏入等如蜂屯蟻聚，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稟進去。翟管家見了，即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先見畢，然後西門慶叙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各分賓位坐下。夏提刑先遞上禮帖，兩疋雲雀金段，兩疋色段。翟管家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

上是一疋大紅絨綵蟒，一疋立色粧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段，另外梯已送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分付左右，把老爺札都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一段太師府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夏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禮？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一面令左右放桌，見擺飯，說道：今日聖上奉良嶽新葢上清室籙宮奉安牌扁，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李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候了。你每勾當遇老爺閑，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看他以下翟謙因問親家那里住。二西門慶

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了，不一時，安放桌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就要告辭起身。翟謙款留，令左右又篩上一杯。西門慶因問親家：「三俺每凡時見朝翟謙道親家。」四你同不得夏大人。親夏大人如今是京堂官，不在此例。你典本衛新陞的副千戶，何太監姪兒何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听了一声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五只怕我还要等冬至。郊天回來見朝翟謙道：「親家。」六你等不的冬至。

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還要排慶成宴。你每怎等的，不如你今日先往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七指教，何以爲報。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上。」八那等說，大凡事要謹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說了。九教他央了林真人帖子來。林千戶線也立逼着朱太尉來對老爺說，要將他情愿不營鹵簿，仍以指揮職啣在任所掌刑三年。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上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老爺和朱

太尉說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跟前維持，回倒林真人把親家，不撐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盛情我並不曾對一人說。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机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了。二西門慶于思萬謝。一段翟與夏提刑作辭出門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胥寺報了名。次日同夏提刑見朝青衣冠帶，正在午門前謝恩出來，剛轉過西關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老爹賁四問道：你是那裏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監何公

公來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莽衣，

頭戴三山帽，脚下粉底皂靴，從御街定聲叫道：西門大人

請了。看他呼西門慶遂與夏提刑分別，被這大監用手一

把拉在傍邊一所直房內相見，作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

禮不迭。這太監說道：大人，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匠作監

太監何沂，見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七位下近侍。昨日

內工完了，蒙萬歲爺七恩典，將姪兒何永壽陞受金吾衛

副千戶，見在貴處提刑所理刑管事，與老大人作同僚。三

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

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禮。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于

是叙礼畢讓坐，家人捧茶來，吃了茶畢，就揭桌盒蓋兒，桌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筋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盃，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四天氣寒冷，拿個小盞來，沒甚餚饌，褻瀆大人。五且吃個頭腦兒罷。西門慶道：「不當厚擾，何太監。」于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承老太監所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紅，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兒，盪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六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然福至，心灵何太監道：「大人好說。」常

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只識的一

腿是大

腿，是恐有不到處，大人好歹說與他。七

西門慶道：「學生

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來奉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獅馬臺，就是亦問大人下處。」八在那里，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九他还等着你一答兒引奏，好領劄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分付，學生知道。」一段何于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一段比及到本衛，恭見

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并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一段本衛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參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擇日南衙到任。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 he 先上馬。夏延齡那里肯走，要同行。西門慶趕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泉你我同僚，在先為何如此稱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理。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還山東去了。寶眷几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边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权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還望長官早晚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與長官替我打發，自當報謝。」即接

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干？」夏延齡道：「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後边又蓋了一層，使了二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二人歸到崔宅。夾寫王經向前稟說新陞何老爹來拜下馬到所小酌，回部中还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又差人送了兩疋金段來，宛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段帕二端，奉引贊敬。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何夏二西門慶看見，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慶也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忙往何家回拜去。到于所上何千戶忙出來迎接，烏紗皂履，年紀不上二十些，生的面如

傅粉唇若塗朱

有藍氏在內

趨下階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二

人到所土敘禮西門慶令玳安捧上贄見之禮拜下去說

道適承光顧兼領厚儀又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上直房

賜饌感德不尽何千戶忙還禮說學生叨受微賤忝與長

官同例早晚得領教益實爲三生有幸適間進拜不遇又

承垂顧蓬華光生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椅兒分賓主坐

下左右捧茶上來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賤

號四泉何千戶道學生賤號天泉

四泉市井也天泉則河欠相映不堪

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裡蒙公上賜酒出

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堂繳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就

要奉謁長官不知及先辱長官下顧何千戶因問長官今

日典夏公都見朝來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了指揮直駕

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

本恭見說畢何千戶道咱每還是先典本主老爹進禮還

是先領劄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每先在衛主宅中

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劄付何

千戶道既是如此咱每明早備禮進了罷于是都會下各

人禮數何千戶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

紅麒麟金段一疋青絨蟒衣一柄金鑲玉緣環各金華酒

四罈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換西門

慶告辭面回，正寫何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是翟管一宿

晚景題過到次日，又次早到何千戶家，何千戶又預備頭

腦小席大盤大碗，齊上整上連手下人飽餐一頓。是西門

何家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責四同何家人押着禮物，

那時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使往南壇視

牲未回，各家親送賀礼并參見官吏人等，黑壓上在門首

等候。一何千戶同西門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人家坐

的。單寫二差人打听老爺道：子爵就來通報，直等到午後

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

分付閒雜人打開不一時，又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天漢

橋了。又少頃只見官吏軍士各打挑事旗牌一對一對

傳呼走了半日，經遠上望見朱太尉八抬八簇肩輿明轎

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橫荆山白玉懸挂太保

牙牌，黃金魚鑰好不顯赫威嚴，執事到了宅門首都一字

兒擺開，唱的肅靜迴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

黑壓上一羣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跟前左右喝聲起

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誠然聲震雲霄，只听東邊響上

鼓樂響動，原來本衙門六員太尉堂官，先提明見朱太尉

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為千戶，都各備大礼治酒

慶賀，故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纔下轎樂就止

第一奇書 七十回 十四

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一忽然一聲道子响又一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李士蔡爺來拜連忙稟報進去須臬轎在門首尚書張邦昌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一又是吏部尚書王祖道與左侍郎韓偓右侍郎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三又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唯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仁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捉察使孫榮第二位管批察梁應龍第三管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童重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黃經臣第五管京宮衛緝察皇城使六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使陳宗晉都穿大紅頭戴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王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六各家都有金幣禮物一少頃裏面樂聲响動眾太尉插金花與朱太尉把盞遞酒塔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怎見得太尉的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七公堂潭七相府虎符王節門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箏磬排塲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這些追遊是侯門戚里那里解調和燮理

一味能趨諂逢迎端的談笑起于戈真個吹噓驚海岳
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
石江南淮北尺災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皆匱竭正是
輦下奴豪第一人間富貴無雙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排擾朝上箏簫琵琶方
响篋篋紅牙象板唱子一套享富貴受皇恩好臣當時酒
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到
所樂聲暫止管家稟事各處官員進見方朱太尉令左右
抬公案當所坐下分付出來先令各勳戚中貴仕宦家人
送禮的進去賓客須臾打發出來總是不衛紀事南北衙

兩廂五所七司捉察訊察規察巡察與牧直駕提牢指揮
千百戶等官各具手本呈遞內屬一行然後總傳出來叫兩淮
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閩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
省提刑官挨次進見外屬一行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
拾進禮物去管家接了禮帖鋪在書案上二人立在階下
等上边叫名字西門慶抬頭見正面五間殿廡上面朱紅
牌扁懸着徽宗皇帝御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四個金字
甚是顯赫須臾叫名二人應諾陞階到滴水簷前躬身參
謁四拜一跪听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戶怎的又叫你
家太監送禮來單言太令左右收了分付在地方謹慎做

官我這裡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付
這二人齊聲應諾左右喝起去由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
來尋見賁四等抬担出來如正要走忽見一人拿宛紅帖
又我二個飛馬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典何千戶閃
在人家門裏觀看須臾軍牢喝道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
禁軍隴西公王燁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高俅
俱是紅玉帶八轎而至那各省參見官員一湧出來又不
得見了西門慶典何千戶走到僻處呼跟隨人扯過馬來
三人方騎上馬回家上生日寫太師是个太師此寫太尉
又是个太尉有此等太師及此等太
尉方有此等上
壽進見者矣正是
叔奸誤國禍極深
開用承家戒小人尾

第七十一回

此回托夢方結住瓶兒下回雖時復照應瓶兒乃是
點染非真結出此回瓶兒已結看其寫袁指揮家便
見

篇末寫風夫前酒令內寫風花雪月但上半部寫花
寫月寫雪并未寫風今一寫風而故園零落矣故特
特寫風非尋常泛寫也然而此書亦絕一筆無泛寫
之筆

此書以玉皇廟永福寺作起結而以報恩寺作閱月
今忽寫相國寺黃龍寺蓋為前後諸寺作點睛也

寫何太監送飛魚衣真是末世無禮之極
寫朝散止用十二象不牽而自走便將朝散寫得活
現真是一筆勝人于萬筆

上文參太尉此回引奏一篇官冕文字偏又夾入瓶
兒托夢王經解饑真是矯健不由人意料處

上回已極力寫太尉此回若再寫朝罷復參便嚼臘
矣故止用知印拿印牌來一照便生動之極且隨手
收拾止用又過一反又掛了號又辭了翟管家使上
二回無教文字三又字一齊收拾乾淨真是史中妙
品

朝見必用拜冬又映瓶兒十月死期又出改重和元
年映西門明年正月死期也

又重和元年直照開講政和年間四字是一部書大
照應大起結處蓋政和叙起燕字重和接寫冷字一
百回大書固應有許多對峙關鍵也

又春梅下半部書之樞紐也故必寫拜冬一陽生而
梅花之消息動矣故下文團扇以玉簫吹之也

自前回至此回寫太尉寫衆官寫太監寫朝房寫朝
儀至篇末忽一筆折入斜陽古道野寺荒碑轉盼有
興衰之感真令人悲涼不堪眼淚盈把然黃龍寺又

寓言起風之源言西門精髓將枯腎水已竭不能生此肝木血不聚而風生黃龍之府四肢百骸將枯朽不起矣故下文西門死必云相火燒身變出風來益爲此也泛上觀之烏知其寓意之妙然則相國寺又相火之寓名歟僧名智雪可見

寫設朝是一番筆意散朝是一番筆意總非小子輩所能夢見

第七十一回

李旃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詞曰

花事闌珊芳草歇。客裏風光。又過些時節。小院黃昏人憶別。淚痕點上成紅血。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斷神驚。只道芳魂絕。夢破五更心欲折。角聲吹落梅花月。

右調蝶恋花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就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飲。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令手下把馬環

拉往說道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于是並轡同到宅
前下馬賁四同抬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衙千戶盛
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所上但見獸炭焚燒金炉香霽正
中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
異菓花插金瓶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筵何客何千戶道
家公也今日下班敢屈長官一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
心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道家公也粗酌屈尊長官休
怪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也拜見何千戶道家公
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
帽皂靴寶石絲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也受禮何太監

不肯說道使不的

三字

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

老公也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
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坐他主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
門慶道老公也這個斷然使不得加二字同僚之間豈可
傍坐老公也叔侄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
人甚是知禮罷了我閣老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
就是了活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于是各照位坐
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了炭來一絲今日天氣甚是
寒冷須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水磨細炭向火盆內
只一倒是太監所前放下油紙爇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

亮何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學生裏邊沒穿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襲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先生戰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穿怕怎的可昨日萬三賜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更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更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襲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蓋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廝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廝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就分付勳起樂來然後遞酒上坐何太

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筍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芹華不知深淺望乞大人此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里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盃兒領到席上隨即回奉一盃安在何千戶并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畢以上皆吹打三個小廝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京端正好雪夜訪趙普水晶宮鮫綃帳又是宋朝總見寓唱畢下去酒

過教巡食割兩道看上天晚秉上灯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厨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起身說道學生厚饗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上那里肯放說道我今日正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飢西門慶道承老公上賜這等美饌如何反言受飢學生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要與天泉叅謁叅謁兵科好領劄付掛號何太監道既是大人要與我家做官的同幹事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日我這後園兒裏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靜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強如在別人家

繼留住
有層欠

西門慶道在這里最好只是使

夏公見怪相學生疎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辰不做官晚夕不唱喏衙門是恁個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他若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為西門日
下說法今日我定要和大入坐一夜不放大入去喚左右下邊房裏快放桌兒管待你西門老爹大官兒飯酒我家差几個人跟他即時把行李都搬了來又分付打掃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鋪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塔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上盛情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何太監道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套駕庫的

事官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官場大底如斯難怪于你不諱分說
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几各軍牢各拿繩
扛運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
大人我家做官的到任所還望大人替他看所宅舍兒好
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大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
小起身也不多連几房家人也只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
老公七分付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外
房兒纏勾住西門慶道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
子到要打發老公上何不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與俺
此宅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廝兩邊廂房鹿角

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羣房也有許多街道又寬濶正好
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他對我說
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平房收拾了一處
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托
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趁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
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
的去到那里就有個歸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眾人搬
了行李來回話。要房子是搬行李去後西門慶問賁四王
經來了不曾玳安道王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
轎子叫賁四在那里看守着哩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

這般上覆夏老爹借過那里房子的原契來何公公要瞧
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
衣小帽同玳安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多上覆既
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
蓋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
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
必也住了幾年未免有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
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是自古道使
的。慇。錢。治。的。庄。田。千。年。房。舍。換。百。主。西門
新可何太監听了喜歡道你是那里人到會說話兒常言

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教甚麼名字西門慶
道他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个中人兒你就做个中
人兒替我討了文書來今日是个好日期就把銀子兌與
他罷。固是太監性却亦爽快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
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知先交與
他銀子就了事。亦大爽快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
道子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宮擺了膳
就出來設朝陞大殿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
武百官吃慶成宴。何成可慶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
事了說畢何太監分付何千戶進後邊打點出二十四個

大元寶來用食盒擡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宦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擡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上。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十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賞他。」何太監道：「胡乱與他買嘴兒吃。」五人磕頭謝了。何太監分付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茗全仗大人餘光。西門慶道：「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亦發爽快就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已定與他說教他早騰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到京，收拾了長官。」

空眷起身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他打發家小去，纏好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有一更天氣。西門慶讚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燭後邊歇息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吃了一回，方纔起身，送至後園三間書院，臺榭湖山，盆景花木。無一解草是房內絳燭高燒，篆內香焚射餅十分幽雅。何千戶陪西門慶敘話，又看茶吃了。方道安置，然後邊去了。西門慶摘去冠帶，解衣就寢。王經、玳安打發了，就往下邊暖炕上歇去了。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滿窓月色，蒼來，要去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也。

寒風吹得那窓紙有聲。是好况離家已久，正要呼王經進

來陪他睡。先插忽听得窓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即披衣下

床，○子○走○一○後○不○錯靸着鞋，被情上啓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髮，淡粧

麗雅，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襖，襯弓鞋，輕輕移蓮步，立于

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

在這里？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

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了。一向未搬西門慶忙問

道：你房兒在干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

道益巷中間，便是言訖。較罷未及，猶得折黃金，今乃為西

門慶共他相侵，相抱上床，雲雨不勝，美快之極，已而整衣

扶髻，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囑付，西門慶道：我的哥，七切

記休貪夜飲，早七回家。那厮不時伺害于你。妙、筆

言訖，挽西門慶相送，走出大街上，見月色如昼，果然往東

轉過牌坊，到一小巷，見一座双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

也。身得恍言畢，頓袖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覓

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窓，花枝倒影矣。西門慶向褥

底摸了一摸，見精流滿薦，餘香在被，殘睡猶甜。的正是夢追悼

莫及，悲不自勝，正是

王字微茫霜滿襟

疎窓淡月夢魂驚

淒涼睡到無聊處

恨殺寒鷄不肯鳴

西門慶夢醒睡不着，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早，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戶又早出來陪侍，吃了姜茶，放桌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易未見公七怎的不見朝班者何千戶。道家公七從五鼓就進內去了。須臾，拿上粥來，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員子、餛飩、雞蛋、頭腦湯，一面吃着，就分付備馬。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相火也，典水滸寫，得若斷若連，故妙。長老又留擺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與手下人吃了。就起身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

造金巷所過中間果見有及扇白板門與中書家所見一

知爲子虛武大之靈若云白鳥鬼同是寫夢若云報應又

道此袁指揮家也 已往仲佳鄉見袁者遠也 西門慶于是

道此袁指揮家也 遠上指不令人深省也 初入京見西

門慶到，忙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至所上拜揖，叙禮。西門慶

令玳安拿上賀禮，青織金綾綺一端，色段一端。夏公道：學

生还不曾拜賀長官，到承長官先施。昨日小房又煩費心，

感謝不盡。西門慶道：昨日何太監說起看房，我因堂尊分

上，就說此房來，何公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还原價。乘

是內臣性兒，立馬蓋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二人

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还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且待後昨日他老公七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叔在衙門裏住几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里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送由上馬扁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有午飯等候西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騰房已在出月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吃畢飯二人正在所上下棋忽左右來報府裏翟參差人送下程來了抓尋到崔老爹那里

崔老爹使他這里來了于是拿帖看上寫着謹具金段一端雲紵一端鮮猪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一罈點心二盒卷生翟謙頓首拜有何家恐冷落翟家故又照管都到西門慶見來人說道又蒙你翟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拾盒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藝管家那人磕頭收了王經在傍悄七說小的姐七說教我府裏去看七愛姐早安根有物事稍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双鞋脚手西門慶道單七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箱內有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確兒愛姐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跟了來人往府裏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

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申書把一口猪一罈酒兩盒點心拾到後邊孝順老公七何千戶拜謝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所拜見了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問了回家中事務管待了酒飯見王經身上單薄典了一件天青綜絲貂鼠擎衣兒爲道回生心之由又典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裏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綽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進兩個拜帖兒兩個忙迎接到房叙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公具了兩分段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

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夏公又賞了賁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細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叙寒溫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內去了何千戶夾下了一個双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段差人送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席與西門慶共酌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昨日遺夢之事晚夕令王經拿鋪蓋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牀接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甜融甜唾又是書童之續正是不能得與駕七會且把紅娘夫解飽一晚題過到次日起五鼓與

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伺候等的開了東
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

禁中環珮响珊珊

欲知今日天顏喜

遙睹蓬萊紫氣騰

少頃只听九重門啓鳴噦七之鳶声闐闐天開觀魏七之
袞冕當時天子祝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等候設朝
須臾鐘响天子駕出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球撥轉簾
捲扇開正是

晴日明開青鎖開

天風吹下御炉香

千條瑞靄浮金闕

一朵紅雲捧玉皇

這皇帝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

可以作才俊過人口工
聖之心

詩韻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

可以作
聖之才

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花彷彿如

金陵陳後主

先後不倫
用筆刻甚

當下駕坐宝座靜鞭响罷文武百

官兼簡當胸向丹墀五拜三叩頭進上表章已而有殿頭
官口傳聖旨道朕今卽位二十禩表良嶽于茲告成上天
降瑞今值履端之慶與卿共之言未畢班首中閃過一員
大臣來朝靴踏地响袍袖烈風生視之乃左丞相崇政殿
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幞頭象簡俯伏
金堦口称萬三萬三萬上三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

惟皇上御極二十禩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
禎祥疊見三邊永息兵戈萬國來朝天闕銀岳排空玉京
挺秀宝籙膺頌于昊闕絳霄深聳於乾宮官臣等何幸欣逢
盛世交際明良永效華封之祝當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
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聞以良嶽慶成加封故也跪久聖旨
下來賢卿獻頌益見忠誠朕心嘉悅詔改明年為重和元
年正月元旦受定命宝肆赦覃賞有差認明改元重和以便認西門慶之旌
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
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緝袍象簡
玉帶金魚跪在金堦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

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勳引天下提刑官員章隆一十一
員例該考察已更改備繳換利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
旨定奪于是二十六員提刑官都跪在後面不一時聖旨
傳下來照例給領宋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袖一展羣臣
皆散駕即回宮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回那十二象不
待幸而先走二句十字將散朝便寫得十分圓滿千古史家序不來者鎮將長隨紛七
而散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波翻馬嘶
嘶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良
久只見知印拿了印牌來傳道老爺不進衙門了已往蔡
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以此衆官都散了一者寫蔡太師二者皆寫得妙甚

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又過了一夕。又省一筆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又掛了號。細又拜辭了翟管家。細又省一筆行文便如雲散水流，匆打點殘裝收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專，差了禮教。」豈知西門氏反將來請教，寫得人心一時冰冷。從十一月二十日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九嚴寒之際，點冰滴凍之時。有春梅、二姐在內。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鴉，疎林淡日，影斜暉。有林太暮雪凍雲迷晚渡，有薛嫂等在內。一出未及一山來，後村已過前村。望二句一篇比及剛過黃河，到水關八角鎮，驟然撞遇天

起一陣大風，但見

非于虎嘯豈是龍吟。明說寫風之由。卒律上寒鷗撲面急，

冷氣侵人初時節，無踪無影。久後來捲霧收雲，吹花擺

初自茫茫走石揚砂，昏慘上刮得那大樹連聲吼。所為空心

村矣西門慶也驚得那孤雁落深濠，須臾砂石打地塵土遮天

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即時來塵土遮天，好似百方

豸貅捲土。至這風大不大，真個是吹折地獄門前樹，刮

起罪都頂上塵。二句是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

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得崑崙頂。死只刮得大地乾坤

上下搖。荷延一日而已

西門慶與何千戶坐着兩頂毡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
行又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西門慶分付手
下快尋那里安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罷我尋了半日遠
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刹教株疎柳半堵橫墻風來便與花
雪月湊成數
矣但見

石砌碑橫蔓草遮

迴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無灯火

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與何千戶忙入寺中投宿上題着黃龍寺

脾也相
火動而

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里坐禪又無灯火

二句將
行路人

更細出忙得不
房舍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

火煮茶代草根喂馬煮出茶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

雞脯肉菓餅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長老與

二鍋豆粥吃了可過得一宿次日早止扶牆與了和尚一兩

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正遇

王事驅馳豈憚勞

關山路遠赴京朝

夜投古寺無香火

僧人心中焦

第七十二回

夫金蓮之妬嫉兒以其有子也今樞打如意亦是恐其有子又爲瓶兒之續是作者特爲瓶兒餘波亦加山洞內蕙蓮之鞋也

上文寫如許諂媚之奸臣此回接寫金蓮吃湯真是罵盡世人

王三官闕桂姐與西門爭衡之人也乃一旦拜爲乾父猶貼其母則西門之暢意爲何如夫天道暢發于夏卽有秋來况人事哉此西門將死之兆也

西門拜太師乾子王三官又拜西門乾子勢利之守

人寧有盡止寫千古英雄同聲一哭不爲此一班市
井小人哭也其意可想

百忙裡卽收轉李銘者爲後嬌兒拐財作地

此回寫月娘嚴緊門戶反觀西門死後疎畧真是
不堪無禮之至

處上以玉樓觀金蓮之妬固矣然處上必描玉樓慢
慢地走來花枝般搖戰的走來或低了頭不言語低
了頭弄裙帶真是寫盡玉樓矣

寫西門告月娘露机爲翟管家埋怨却用月娘几語
一觀西門疎畧一觀月娘有心也

寫伯爵必用十二分筆描其生動處上皆然又不備
此回之鵲叫也

寫安枕來拜處上在西門飲酒赴約之時蓋屢七點
醒其花酒叢中安枕無憂不知死之將至正是作者
所以用安枕一人入此書之本意也故安郎中乃念
經時之木魚必隨時獻之方是用他得着也

上回月娘掃雪時諸人已全合隴却用玉樓上壽一
總觀其酒令便知此回安枕送梅花來春梅將吐氣
諸人將散又用玉樓生日一總信乎玉樓爲作者定
意之人蓋高睨百尺撥頭以罵世人然而玉樓生日

特接下一回暢寫之蓋為清明之杏特特出落而作
嫁李公子地也

四盆花紅白梅花為弄一得双之春梅作照茉莉者
不利也華夷者新姨也蓋不利金蓮也

寫王三官醜絕總是為假子醫書也

第七十二回

潘金蓮搥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詞曰

掉臂登肩情態炎涼冷煖紛紜嘆盡興來闌斃長兒

孫石女須教有孕 莫使一朝勢謝親生不若他

生聲淚俱血爹爹媽媽向何親掇轉窟腎不認放声一哭

右調勝長天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西
門慶上東京見家中婦女多恐惹是非分付平安無事閑
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二句非寫此日月娘好處乃寫西門死後月娘日夜宣卷

以生敬濟金蓮之奸遠出燒香丟下許多婦女全然不顧
之罪也蓋此日西門出門既口日上鎖恐惹是非豈後文
寡婦守節乃反不怕是非遠出不管門戶姊妹每都不出
便寫得月娘真是第一等可殺的醜婦人姊妹每都不出
來各自在房做針指若敬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
使春鴻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都嚴緊了
所以為西門死後不嚴遙映也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敬濟勾搭尚不致敗露以此
只賴奶子如意備了舌遂日只和如意兒合氣一日月
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同韓嫂
兒漿洗不想這邊春梅也洗衣裳使秋菊問他借棒搥昔
棒搥打搗鬼之時雪夜琵琶已拚于秋理恨今日瓶墜簪折如意不量猶欲私棒搥以惹嘲宜乎受辱使金蓮將翡翠軒中發源醋意至此一齊吐出然後這如意兒正與迎
知王六兒打搗鬼必用棒搥之妙也

春梅反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個棒搥使着罷了又來

要趁韓嫂在這裡要替爹搥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

性子秋菊一走來對春梅設平自教我借他又與迎春

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道耶嚶耶嚶怎的這

等生分大白日裡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借個棒搥使使兒

就不肯與將來替娘洗了這裏脚教拿甚麼搥秋菊你往

後邊問他們借來使使罷。春梅使秋菊秋菊纏來這潘金蓮正在房

中炕上裏脚忽然聽得了因懷着仇恨尋不着頭繇兒便

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

不妨事馬中貴姐以此一言中之也金蓮使春梅一冲性子春梅又一個性子

就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春梅又來那個是外人也怎
的棒槌借使使就不與如今這屋裏又鑽出個當家的來
了一語見血所謂與金蓮一鼻孔出氣者也如意兒道耶嚶耶嚶放着棒槌拿
去使不是誰在這里把住就恁說起來大娘分付趙韓媽
在這屋替爹漿出這汗衫子和綿紬褲子來秋菊來要我
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搥兩下見着就駕上許多誑說不
與來早是迎春姐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即跟了來便罵道
金蓮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只此一語如今這
屋裏就是你又是此一語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
來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你替他漿洗

衣服你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每我好耐驚耐怕兒如
道五娘怎的說這話大娘不分付俺們好掉攬替爹
的金蓮道賊搥刺骨雌漢的淫婦還強說甚麼嘴半夜替
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後吃尿者討披襖兒穿是誰來
你背地幹的那繭兒你說我不知道就偷出肚子來我也
不怕又是此一語可知葡萄架如意道正經有孩子還死
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兒怨恨之子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
心頭大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住只
用手捏他腹是酣極處却是痴絕處天下有瓶兒房中得韓
得韓嫂兒向前勸開了金蓮罵道沒廉耻的淫婦嘲漢的

淫婦俺每這里還聞的聲喚忙時亦作來雌漢子你在这
屋裏是甚麼人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
我也不怕你又提一个可知慧蓮為瓶兒前身如意為瓶
兒之後身此蓋將前後文氣一齊串入使看
者放如箕眼孔一齊去方知作者
通身氣脉不是老婆舌頭而已也那如意兒一壁哭着
一壁祝頭髮說道俺每後來也不知什麼來旺兒媳婦子
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奶子的事
怎的在屋裏狐假虎威句句是癩
見故妙成起精兒來老婦成年
拿雁教你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邊慢慢的
走將來說道處七少六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
却在這里亂些甚麼一把手拉到他房裏坐下說道你告

我說因為什麼起來總是以此
問視忙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蓮上
茶來呵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
茶也拿不起來却如此
身妙絕我在屋裏正插鞋又我葡萄
架後情景你使
小鸞來請我我說且倘倘兒去搵在床上也未睡着只見
這小肉兒百忙且搵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裹脚搵
搵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却是秋菊問他要棒搵使他
不與把棒搵匹手奪下了妙說道前日拿个去不見了又
來要如今緊等着典爹搵衣服哩教我心裏就惱起來使
了春梅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胆降服人俺每
手裏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裏什麼兒壓折轎竿兒娶你來

却無老牽 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
頭跟隨 還嘴裏穢裏剝刺的教我一頓捲罵不是韓嫂兒死氣力
賴在中間立着我我把賊沒廉耻雌漢的淫婦心裏肉也
掏出他的來大姐也也有些不是 直自守靈夜對月娘說
後已深理一不快之根
直至後撒 潑方吐也想着他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
摺兒教我和他爲冤結仇落後一朶膿帶還染在我身上
舊心字又是打鉄棍後一恨說來觸 處皆是所以始終文字如暗絲連引說是我弄出那奴才
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的
你做奶子行奶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每跟裏
是放不下砂子的人有那沒廉耻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

里去了、還在那屋裏纏、但往那里回來就望着道、那影兒
個揖、口裏一似嚼蛆的不知說些甚麼、補出根語到晚夕
亦是暢語
要茶吃、淫婦就連忙起來替他送茶、又替他蓋被兒、兩個
就弄將起來、就是個久慣的淫婦、只該了頭遞茶、許你去
撐頭、獲腦雌漢子、或亦漢子有撐頭獲
腦之物勞卿照管也爲什麼問他要披
襖兒、沒廉耻的、便連忙舖裏拿了細段來替他裁披襖兒、
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他爹進屋裏燒香去、見了頭老婆、
在炕上擱子兒、就不說一声兒、反說道、這供養的匾食和
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每吃了罷、這等縱容着他、這淫
婦、還說爹來不來、俺每好等的、不想我兩三步、扒進去、說

得他眼張失道，就不言語了。又袖什麼好老婆，一個賊活

人妻淫婦。聊非活人妻乎特就這等餓眼見瓜皮，不管好

歹的都收攬下，原來是一個眼裏火爛桃行貨子。那淫婦

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

瞞着人搗鬼。張眼溜睛的你看他，如今別模改樣的，又是

個李瓶兒出世了。必須結到此那大姐也成日在後邊，只

推薑糲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又結到此那玉樓听

了，只是笑，因說你怎知道的這等詳細。總是後事那玉樓听

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曉得，雪

裏埋死屍，自然消將出來。王樓道原說這老婆沒漢子，如

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着人不着

說兒成不的，他不攬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蒼

的個臉黃皮寡瘦的乞乞縮縮，那個腔兒。毛音有衫吃了

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雌起漢子來了。卿求西門你如今

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上臉的一時，搨出個孩

子當誰的。又結到此總是點水，王樓笑道你這大

了頭到，且是有權屬。得妙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

棋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擊

萬事無根只自生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分付賁四

王經眼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掃公廨乾淨，住下方纔騎馬來家，進入後所。吳月娘接着，盥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內放桌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愿心。月娘便問：「你是什麼許愿心？」西門慶道：「休說起我，捨得性命來家。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公角鎮上，遭遇大風沙石迷目，通行不得。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眾人都慌了，况馱採又多，誠恐鑽出個賊來，怎了比及投到個古寺中和尚，又窮精已泄。精已泄盡矣。夜晚連灯火也沒個兒，只吃些米粥兒，就過了一夜。次日風住，方纔起身。這場苦比前日更苦十分。前日雖熱，天還

好，此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耽許多驚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在路上就許了愿心。苗天秀何如到臘月初一日，宰豬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裏怎不來家，却往衙門裏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新陞是匠作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戶名永壽，貼刑不上二十，捏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有藍氏在任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不送到衙門裏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直待夏家搬取了家小去，他的家眷纔搬來。前日夏大人不知什

麼人走了風典他七又使了銀子，央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太尉說，情愿以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太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得。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裏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是什麼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是我說你做事有些三慌了，火燎腿樣，有不的些事兒。告這個說一場，告那個說一場。月娘說西門正是反襯自己深心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提防人家情上幹的事兒。停停安上，你还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裏容日，你買分禮兒走走。去月娘

道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就一事兒去罷。你今後把這

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老婆還有個裏外心兒。說金蓮亦是自道休說世人正說着，只見

玳安來說：賁四間爹要往夏大人家說去，不去。西門慶道：

你教他吃了飯去。玳安應諾去了。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

潘金蓮大姐都來參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

想起前番往東京回來，還有李瓶兒在一面，走到他房內，

與他靈牀作揖，因落了凡點眼淚。女情纏繞飛舞如意兒迎春、綉

春都向前磕頭。必須點到月娘隨即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

下一面分付，拿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

兒同謝周守備去了。又叫來興兒宰了半口豬、半腔羊、四十斤白麵、一包白米、一罈酒、兩腿火燻、兩隻鴨、十隻鷄。又并許多油鹽醬醋之類，與何千戶送下程。又叫了一各厨役在那里答應。正在厨上打點，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請進溫秀才、伯爵來。二人連忙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伯爵道：「我早起來時，忽听房上喜鵲啞七的叫俺房下就先說房上喜雀房下說話一笑。只怕大官人來家了。真有此事，非假說也。二哥許久不見相見，味如故。你还不快走，了晚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到今，还采上半個月，怎能來得快。房下說又是房來不來。

你看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裏，不想哥真個來家了。大喜，因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所抬上，便問道：「送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一路同來家，小还未到，今在衙門中权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吃接風酒。再没人請二位與吳大舅奉陪。伯爵道：「又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生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兒，怎陪得他坐。不知把我當甚麼人兒，看我惹他不笑話。許久未寫伯爵故放手一寫，恐甚冷淡。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段子、忠靖巾借去你戴着。」等他問你，只說是我的大兒子好不好。又是暗度下文，西門無子，敬齊帶孝。又是暗映說畢，眾人笑了。伯爵道：「說正景話，我頭八寸三

又戴不得你的溫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三分倒將學生
方巾與老翁戴七何如西門慶道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
到明日借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溫秀才笑道
老先生好說連我也扯下水去了少刻画童又少頃拿上
茶來吃了溫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來了總是暗西門
慶道他已做堂尊了直掌鹵簿穿麟服使藤棍如此華任
又來做甚麼須臾看寫了帖子拍下程出門教玳安送去
了西門慶就拉溫秀才伯爵到廂房內暖炕上坐去了又
使琴童往院裏叫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
早來伺候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西門慶分付再取

雙鍾筋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走來作揖打
坐下四人圍爐把酒來斟因說起一路上受驚的話伯爵
道哥你的心好一福能壓百福就有小人一時自然都消
散了溫秀才道善人爲那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林道老
先生爲王事驅馳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
中沒甚事敬濟道家中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里差人
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哩正說着忽
有平安來報衙門令史和衆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卽到所
上站立如令他進來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几時上任官司
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

了、今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何老爹
新到任、兩事並舉、比舊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
銀子與他就是了、二人應諾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分付
上任日期、你还問何老爹擇几時、二人道、何老爹擇定二
十六日、西門慶道、既如此、你每伺候就是了、二人去了、就
是喬大人來拜望道喜、西門慶留坐不肯吃茶起身去了、
西門慶進來陪二人飲至掌灯方散、西門慶往月娘房裏
歇了一宿、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戶接風、文嫂又早打
听得西門慶來家、对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兒來請、繫西
門慶這里買了一付豕蹄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一罈南酒

差玳安送去與太太補生日之禮

又緊接文于千里合宜
如此之妙方知前指宜

府內寫出一生他那里賞了玳安三錢銀子不在話下正
日并無故也

所上設下酒錦屏耀日桌椅鮮明吳大舅應伯爵温秀才

都來的早西門慶請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戶不一時小

優兒上來磕頭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先問一

入李銘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正說話

無迹只見平安忙拿帖兒稟說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大舅

温秀才應伯爵都躲在西廂房內門慶冠冠帶出來迎至

所上叙禮畢道及轉陞茶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于

是分賓主而坐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

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叔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桌席問道今日所延某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衛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百忙爲周守備一熱又是春梅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戶到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相見叙禮畢各叙寒溫茶湯頓罷各寬衣服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交月整四

個小優銀篋象枊玉阮琵琶過酒上坐直飲至起更時分何千戶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也辭回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分付收了家伙就往一話前邊金蓮房中來婦人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粧薰香澡洗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脫衣解帶連忙叫春梅点茶與他吃了打發上床歇宿端的被窩中相挨素体枕蓆上縈貼胸胸婦人雲雨之際百媚俱生西門慶抽拽之後靈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雜言深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又從下替他品簫這婦人只要淫西門慶之心又况拋離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

到身恨不得鑽入他腹中將那話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
美哉西門慶要下床溺尿婦人还不放說道我的親上你
佳品多少濕濕奴口裏替你燕了罷省的冷呵上的熱身
子下去凍着倒值了多的蓋爲上文無西門慶听了越發
欢喜無已叫道乖上兒誰似你這般疼我于是真個溺在
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着慢上一口一口都燕了難爲一
尿西門慶問道好吃不好吃呢上金蓮道畧有些鹹味兒
如圖你有香茶與我些歷上西門慶道香茶在我白綾襖
內你自家拿這婦人向床頭拉過他袖子來掏摸了几个
放在口內總罷正是

侍臣不及相如渴

特賜金盞露一杯

看官所說大抵妾婦之道

道由主意

鼓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

身怒辱殆不爲耻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爲也是
夜西門慶與婦人盤桓無度次早往衙門中與何千戶上
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總回家排軍隨即
扣了桌席來王三官那里又差人早來邀請凡三四西門
慶總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爹來拜出門時必用
是前後大章法總是襯疊熱鬧慌的西門慶整衣出來迎
花樣恐關上寫出襯不起也接安郎中食寺丞的儀繫金鑲帶穿白鵬襖子跟着許多
官吏滿面笑容相携到所叙禮彼此道及恭賀分賓主坐

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泉還未回西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來須與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瀆今有九江太府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覲前日有書來早晚便到學生與朱松泉錢雲野黃泰字四人作東欲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來謁者無非借地請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几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是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唱道而去西門慶即出門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連忙

出來迎接至所上叙禮大所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通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喬未風霜古山河礪新前後由聯

可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礼畢尊西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椅相陪須臾奉上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扳了些說話然後安排酒筵遞酒原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拜見可慌的王三官令左右後邊說可少頃出來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可西門慶道賢契你先導引寫西門慶叔詳于是逕入中堂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捺抹的如銀人

也一般西門慶一面施禮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
請轉上讓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歹
前日冲瀆大人蒙大人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
備了一盃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上如何又
蒙大人賜將禮來使我老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
道豈敢學生因為公事往東京去了悞了與老太太拜壽
些須薄禮胡乱送與老太太賞人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
老文你取副盞兒來等我與太太遞一杯壽酒情事各有
飛動處
一面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毡包內預備着一套遍地
金時樣衣服照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滿心歡

喜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臺王三官便要叫小優拿樂

進來彈唱為世家不肖子弟放
聲一哭其祖父也林氏道你叫他進來做甚

麼在外答應罷了當于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了一
盞與西門慶謝子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將
待還下禮去林氏便道大人請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
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
不起他个父親二句為假
子做注脚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着好人
若是大人肯垂愛凡事指教他為個好人今日我跟前就
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這一個假子與蔡太師假子不但
同以其母論之固假中有真矣
有不是處一任大人教誨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

太雖故說得是竟應承但令郎賢契賦性也聰明也字如

今年少為小試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

老太太倒不必介意謙處純是應承當下教西門慶轉上

王三官把盞遞了三鍾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慶亦

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氏笑吟吟還了萬福自此以後

王三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

死雲礫兩心復有詩以嘆之

從來男女不通酬 賣情營奸真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 僥貼親娘還磕頭

遞畢酒林氏分付王三皆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

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厨役上

來割道玳安拿賞賜伺候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

上來西門慶起身告辭王三官再三款留又边到他書院

中獨上的三間小軒裡面花竹掩映文物潇洒正面懸着

一個金粉箋扁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西門慶便

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總說是

兒子的賤號又映入下文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擡過

高壺來又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边只

顧打發添換菜蔬菓碟兒上來又照管吃到二更時分西

門慶已帶半酣方纔起身賞了小優兒并厨役作辭回家

到家逕往金蓮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總摘去冠兒挽着
雲髻淡粧濃抹正在房內茶烹玉蕊香裊金貌等待見西
門慶進來歡喜無限忙向前接了衣裳叫春梅點了一盞
雀舌芽茶與西門慶吃西門慶吃了然後春梅脫衣解帶
以春打發上床婦人在灯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上牀並
梅起頭交股而寢西門慶將一隻胳膊與婦人枕着
春雲接在
懷中猶如軟玉溫香一般兩個酥胸相貼臉兒厮搗嗚咂
其舌不一時甜唾融心靈屏春透婦人不住手下边捏弄
他那話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想婦
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晚間夜又

長獨自一個偏睡不着隨問怎的暖床暖舖只是害令

兒觸冷伸不開只得忍酸兒縮着白盼不到枕边眼淚不

知流了多少爲西門即兼落後春梅小肉兒說我短嘆長

吁晚間闔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俺娘兒兩個一炕兒

通厮脚兒睡爲得婆我的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

的心兒如何雙寫西門慶道怪油嘴這一家雖是有他們

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是玩兒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

哩你那吃着碗裏看着鍋裡的心兒你說我不知道想着

你和來旺兒媳婦子蜜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叙

却是瓶落後李瓶兒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鷄一般今

日都往那里去了止是奴老實的还在你就是那風裏揚

花滾上滾下又一叙方如今又興起如意兒賊搥刺骨來

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見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

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刺刺你

為官為宦傳出去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去了同春

梅兩個為一個棒槌和我大嚷大鬧通不讓我一句兒又

叙是瓶兒後影此以上大筆寫金蓮一段心事為之一總

也又是明將三人文字一總見所寫三人原一意貫通放

手捱打處金蓮口中一叙至此又用金蓮一總令看官一

氣看去勿分作三人看也○又金梅在一處生死不離瓶

兒蕙蓮如意斷斷續續在三西門慶道罷麼我的鬼他隨

段內寫又是一部大章法問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里有七個頭八個胆敢頭撞

你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低低手兒他敢過不去婦人道

唧嚙說的例如聽妙絕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高兒緊接

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

真個有這個話來寫出貪心與月娘一樣西門慶道你休

胡猜疑我那里有此話你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

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許你到那

屋裏睡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非為別的因越不過李大

姐情在那邊守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我不

信你這搗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還守什麼靈在那屋

裏也不是守靈屈米倉的上半夜搖鈴下半夜了頭聽的

好椰声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撲過脖子來親了個嘴說

道收住一句怪小淫婦兒有這些張致的于是令他吊過身子

去可知適總是隔山討火那話自後撞入牝中接抱其股

竭力搨搨的連声响亮竭力二字痴絕拿誰一面令婦人

呼叫大東大西問道你怕我不怕再敢管着與葡萄架一

如意與瓶兒一鼻出氣婦人道怪奴才不管着你好上天也我曉的

你也丟不開這淫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

問你要東西須對我說又對瓶兒初時總不許你悄七偷

與他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嚷不嚷我就擯兒了這淫

婦也不差甚麼兒又相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臉些不把

我打到贅字號去語語至此緒文總是一氣你這

爛桃行貨子豈芽菜有甚正條細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

賊了些見了文字說的西門慶笑了當下兩個帶雨尤雲

纏到三更方歇正是

帶雨麗烟世所稀

妖嬈身勢似難支

終宵故把芳心訴

留得東風不放歸

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淫情未足還不佳手捏弄

那話登時把塵柄搵弄起來叫道親達七我一心要你身

上睡七絕妙一面扒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爛接着他脖

子只顧揉搓一語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教字扳的緊

緊的此句乃金蓮說也他便在上極力拙提一回那話漸沒至根

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如此出白綾帶婦人便道我的達七等

我白日裏替你縫一條白綾帶子你把和尚與你那末子

藥裝些在裏面我再陸上兩根長帶兒等睡時你拴他在

根子上却拿這兩根帶拴在後邊腰裏拴的緊七的又柔

軟又得全放進所謂不肯留一分餘地也却不強如這托子硬硬的格

的人疼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藥在磁盒兒內你自家

裝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友來咱兩個試七看好不

好又為後王子日相約對針于是兩個頑耍一番只見玳安拿帖兒進

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招了

兩罈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以春梅結具打貓品簫一回對針爹還

起身教他等七兒玳安道他好少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

鬧上回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隔窓叫玳安問了

話拿帖兒進去拆開看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桌席餘者散酌而已仰

冀從者留神足見厚愛之至外具時花四盆以供清玩

浙酒二樽少助待客之需希莞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毡巾穿着絨氅衣

走出所上令安老爹人進見道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

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所謂紅梅花對白梅花也春梅子此處一提西門將死矣又弄一得

双不云春梅臉上一紅

一白此處已為一照

一盆茉莉

言不利于一盆辛夷

梅即日為周家新姨矣

兩罈南酒滿心歡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

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分來用戲子

不用來人道都早來戲子用海鹽的說畢打發去了西門

慶叫左右把花草抬放藏春塢書房中擺放一面使玳安

叫戲子去一面兌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

上壽掃雪以後玉樓上壽起此又玉樓上壽玉院中叫小

優兒晚夕彈唱按下一頭卻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箋

帖教應保俸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温秀才寫

請書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頭緒紛紜

却一絲不亂剛出門轉過街口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二爹

回來又照管一處文章伯爵紐頭同看是李銘立生了脚

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爹往那里去伯爵道我到温師父

那里有些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

邊一个開漢接着盒兒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

忙磕了个頭把盒兒撥進來放下揭開卻是燒鴨二隻老

酒二瓶說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

有句話遞來央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

手拉起來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說怎的買禮來李銘

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到看顧別

小的

小的

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戶小的實不
知道如今爹因惱那邊連小的也怪了這原屈啣冤沒處
伸訴逕來告二爹三爹到宅內見爹手寫替小的勸勉美
言兒說說就是桂姐有些二爹半錯不手小的實爹勸意
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
來這些時沒往宅內答應去活李銘道小的沒曾去伯爵
道嗔道昨日擺酒與何老爹接風叫了吳惠鄭春郭奉左
順在那里答應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沒
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子你還不走跳些兒還好你與誰
嘍乳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每四

个在那里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辰又叫了兩名
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們四個倒沒小的的小的心裏
怎麼有个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說个明白小的還來
與二爹磕頭伯爵道我沒有个不替你說的我從前已往
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總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不
替你說你依着我把這禮兒你還拿回去你是那里錢兒
我愛你的你如今就跟了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說李銘
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希罕也
盡小的一點窮心再三央告伯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
錢打發拿盒人回去于是同出門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

裏進到書院門首搖的門環兒响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
麼溫秀才正在書窗下寫帖兒忙應道請裏面坐書童開
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溫秀才即出來相見叙禮讓坐說
道老翁起來的早往那里去來伯爵道敢來煩賣大筆寫
幾個請書兒如此這般二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
們坐坐伯爵生子滿月正對玉接生日妙甚溫秀才道帖在那里將來學生
寫伯爵即令應保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溫秀才拿到房
內總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走來說道溫師父再寫兩個
帖兒又是兩個大娘的名字要請喬親家娘和大娘子去頭里
琴童來取門外韓大姨和孟二娘子那兩個帖兒打發去

了不曾又是兩個溫秀才道你姐夫看着打發去這十日了
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四個又是四個請黃四
孀傳大娘韓大孀和甘駁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
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寫得敘兀如回伯爵
問你爹在家裏是衙門中去了來安道爹今日沒往衙門
裏去在廳上看收禮哩溫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
來晚了伯爵門起那王宅溫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
知其故良久來安等了帖兒去方纔與伯爵寫完伯爵即
帶了李銘過這邊來西門慶鬢着頭只在廳上收禮打發
回帖傍邊排擺桌面見伯爵來唱喏讓坐伯爵謝前日厚

情因問哥定這桌席做什麼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浼作東請蔡知府之事告他說了一遍伯爵道明日是戲子是

小優

先問戲子舌賊

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里又預

備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邵奉鄭春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

三句得神

西門慶道他

已有了高枝兒又稀罕我這里做什麼伯爵道哥怎的說這個話你喚他他總敢來我也不知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下他事三姨那邊幹事他怎的曉得你到休要屈了他上今早到我那裏哭上啼上告訴我休說小的姐上在爹宅內

先提

只小的答應這幾年今同有了甥人

到沒小的他再三暗身罰咒並不知他三姨那邊一穿兒

你若惱他却不難爲他了方人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

自己

話你若動上意見他怎的禁得起便叫李銘你過來

又教過李

銘親自告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免不得

見公婆那李銘站在榻子邊低頭歛足就似僻聽鬼兒一

般肖與前在榻子傍

直塑塑站着遙對看着二人說話聽得伯爵叫他連忙

走進去跪着地下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馬踏遭官刑探死爹從前已往天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人耻笑他也欺負小的小的再向那里

尋個主兒說畢號淘痛哭哭得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伯

爵在傍道罷麼哥也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過休

說沒他不是就是他有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可恕

他罷再入情又叫李銘你過來自古穿青衣抱黑柱你爹

既說開就不惱你了你往後也要謹慎些真是活跳李銘

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西門慶沉吟半晌

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應罷伯爵道

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傍邊伯爵方

纔令應保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道二十八日

小兒彌月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光降西門慶看畢發來

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又一個去晉情後日去不成寫出大老

官實和你說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擺酒

二十八日他又要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

哥殺人哩嫂子不去滿園中菓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

自進屋裏請去少頃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說

多上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應保接去笑了道哥你

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友請

嫂子走走去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等我梳起頭來咱

每吃飯說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

不是我這般說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

句罷了常言嗔拳不打笑面如今時年尚个奉承的可拿着大本錢做買賣還帶三分和氣可你若撐硬船兒誰理你可全要隨機應變似水兒活終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牆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又總伯爵一生爲人你答應他幾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交你桂姐趕熱脚兒來兩當一就與三娘做生日就與他陪了禮兒來一天事都了了收李銘蓋爲收桂姐也明眼人自知李銘道二爹說的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放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祝麻子得意事時伯爵道我令他來他知道哥惱他我

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土額下那日蠶蟲螞蚱一例撲了去你敢怎樣的他每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廝走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每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更來了他每怎的再不和他來往只不子碍着我的事隨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真是他老子管他不成得意語正是喜其爲他老子之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日也要來與你服个禮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禮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饈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廝兒來了不曾

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他和李銘一蒼兒吃飯
一個韓佐一個邵謙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良久
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裏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
兒幹事最苦從爐臺底下直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
買西門慶道你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
個頭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已定來還教房下送
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正是

酒深情不厭

莫負相欽重

知己話偏長

明朝到草堂

